

# 新戰爭的準備

維辛斯基



時代出版社

維辛斯基

備準的爭戰新斥

時代出版社

А. ВЫШИНСКИЙ

Два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На 4-т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Шанхай

Энергия

1949

斥新戰爭的準備

著者 維辛斯基

發行者 姜椿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ЕРОСНРДВСО

(五二〇〇〇一)

北京分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二六九號

電話：一四〇二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南京分店：南京中山路三三六一八號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〇〇〇冊)

# 關於譴責新戰爭的準備與主張五國

## 締結公約以加強和平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在聯大政委會上的演說辭

### (一) 五國對和平應負主要責任

我認爲必須首先請大家注意這幾天來在政治委員會中關於蘇聯提案所發生的辯論的性質，這種特質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反對蘇聯提案的那些代表們，他們的演說具有極端有傾向的偏見，其中包含許多歪曲的見解，對蘇聯和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加以惡意的攻擊。

在這些演說中積疊了許多問題，然而和蘇聯政府關於譴責新戰爭的準備與主張五國締結公約以加強和平的提案沒有絲毫的關係，我們的反對者的真正陰謀，使人一點兒也不用懷疑的，這些陰謀是在於轉移輿論對於我們所遭遇的許多主要問題的注意，這些問題是需要他們解決的，因爲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就不能消滅籠罩全世界的新戰爭的危險。

若干演說者們反對蘇聯政府主張五國締結公約的主要提案，認爲一切國家——聯合國會員國——對和平都應該負責任。這自然是不錯的，因爲沒有一個國家——聯合國會員國——可以卸去對挑撥和準備新戰爭的責任以及對和平的責任；但是關於這一個問題，不管在這裏怎樣說法，都是應該由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對和平負主要的責任，這種責任之落在它們身上，正是爲了它們憑藉它們的國際地位在國際關係中起着特別的作用。爲了這一緣故，我們必須堅決反對企圖低估五大國對和平負責的程度，反對企圖藉着談論各國——聯合國會員國——的平等責任而卸除大國的責任，而真正的、主要的、最應該負責的，便是大國。大國的這種責任，事實上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推卸的。否認這種責任，或者用盡方法低估它，或者躲在一切國家——聯合國會員國——背後的那些人們，不但證明它們不願負這種責任，並且也證明了它們不願採取爲了鞏固和平與各國安全而必須採取的一些有效的措施。

關於這一點，首先要提到美國代表在這個問題上所發表的演說，他的演說除了企圖阻撓採納蘇聯的提案，除了企圖阻撓採納爲了反對新戰爭和爲了鞏固和平的措施以外，是沒有其他意義的。

奧斯汀先生在他的演說中強調說：蘇聯代表團提出新戰爭宣傳和準備的問題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是實在的。然而如果對於這一點發生疑問的話，那麼這至少證明了兩件事實。

第一、這證明了多年以來，在若干國家，首先在英美兩國，所進行的戰爭宣傳並沒有停

止，而最近關於新戰爭的宣傳發展得越發厲害了。

第二、這證明了我們堅持不變的力圖喚起大會認真想出鞏固和平的辦法。這證明了蘇聯真正採取一貫的路綫，不但對戰爭的宣傳者，而且對新戰爭的準備者奮鬥到底。

奧斯汀先生，這就是事實上證明了閣下，美國代表，被迫每年要聽取我們關於和平的提案。

## (二) 美國軍國主義者們竭力隱瞞新戰爭的準備

奧斯汀否認美國正進行新戰爭的準備。否認是不夠的，必須證明的確不在進行新戰爭的準備。我已經列舉過若干事實，若干真憑實據，證明了的確在進行着新戰爭的準備。也許已經陳述的事實是不夠的罷，奧斯汀先生也許以為這些事實並不足以證明什麼罷？如果是那樣，奧斯汀先生就該來證明一下。但是，他並不會作任何嘗試來證明什麼，來指明我們提出的證據是怎麼樣不能成立的。並不會提出一件事實來反駁我們已由許多資料加以確證的論斷。

奧斯汀先生會反駁布萊得雷將軍所發表的關於戰爭的狂妄的聲明嗎？他曾反駁美國國防部長約翰遜的狂妄的言論嗎？但是，這些人並不是美國政府機構中渺不足道的人物，這些都是美國政府的官方代表人物呀！人們可以預料得到，奧斯汀先生會替這些狂妄的演說加以某

種解釋，他會這樣說：「你沒有正確地理解布萊得雷將軍所說的話，」或者會說：「他根本不會說這句話，他心中根本不會這麼想，他說的是另一回事，你曲解了，你誤會了，所以你的證據是不能使人相信的。」

關於這一類的話，奧斯汀一句都不會說起。他保持緘默，假裝令人猜謎的埃及獅身女面的怪物——順便說一句，我對那種獅身女面的怪物並不羨慕——現在不是奧斯汀先生，而是獅身女面的怪物了。而奧斯汀先生索性把這一切事實當做耳邊風。

我並且指出過這類事實，例如美國軍校中開辦特別課程，名稱就叫做「對蘇戰爭中特別戰略教程」。這種教程，不是在什麼別的地方，在什麼瘋人院或半癡半狂的人們的什麼俱樂部中講授的，而是在瑪克斯維爾·菲爾德的軍事學校中講授的。現在，我要問：這也許是不確的罷？不，這是的確確的，奧斯汀不能否認，而且也不會否認。

整個反動的美國報紙，在狂吠，在咆哮，大吵大鬧的要喝蘇聯的血。奧斯汀保持着很安詳的冷靜態度，彷彿實際上沒有發生過這一回事似的，彷彿這種報紙是在唱着獻給蘇聯的情歌節奏似的，彷彿並不會發表什麼卑劣的誹謗文字，和明目張胆的號召對蘇戰爭的言論似的。

你們要求舉出事實來。而我們已經把這些事實舉出來了。如果這在你們看來還是不夠的，那麼，我們就將再舉出一些事實來。

奧斯汀見到我們的提案表示露骨的不愉快。一般說來他之所以不滿意，是因為我們說出了真情實況，因為我們老老實實將備戰稱為備戰，因為我們老老實實將戰爭販子稱為戰爭販子。奧斯汀之所以不滿意，是因為我們名正言順的用各自本來的名稱來稱呼事物和人物，他露骨地說謾罵不能促進建設性的合作，挑撥不能成為對友好合作的一種貢獻。

當美國軍國主義者們公開地煽動反蘇戰爭的時候，奧斯汀先生還能談什麼友好的合作呢？除非挑撥這字眼兒對美國軍國主義的諸位先生們的行為可以適用，奧斯汀先生還能談什麼挑撥呢？

奧斯汀說 蘇聯提案是專為抨擊美國和英國準備新戰爭的。是的，正是這樣。我們在我們提案的開宗明義第一句中就這樣說明了。我們會在九月廿三日的全體會議上這樣說明過。我們曾於十一月十四日在這裏複述過，今天，我再這樣複述一遍。

有人對我們說——這是個很嚴重的控訴。是的，是這樣。但是，這是以事實為根據的控訴。你們說——這樣我們就必須變成一個法院，並必須檢查這些事實。我歡迎這樣辦，但是我不能同意，例如，像祕魯代表所作的那種言論，他不舉出任何事實，他却侈談他的外交經歷，他作為外交家的絕妙經驗，他天南地北的侈談一切，但對於有關我們的提案的本質，却隻字不提。這不算對於事情的檢查，不是對於事實的研究，而你們，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無權以高等法庭自居，來審理具有國際重要性的事情。



各位先生們，誰要作這種事情的判官，就必須檢查事實，而不應避免檢查這些事實。對於那些自以為代表了此間多數派的人們，這也是無濟於事的，在這個會議廳的四壁外面的多數派，在——東方的和西方的、南方的和北方的——各個國家裏面的多數派，密切地注視着在這裏，在這會議廳裏，在各委員會裏和在全體會議裏所發生的一切。

我們會答應要提出更多的事實，我們將要這樣辦，但是我們也有權提出我們的要求，這個要求就是必須清算我們已經提了出來的事實。你們漠視它們。你們說——給我們舉出其他的事實罷。我們將向你們舉出其他的事實，但是，我要向我的批評家們說：你們該留意，我們將記住，你們不會清算這些事實，你們對我們負着債務，你們故意對這些事實一言不發。因此，你們已表明了這些事實到底意味着什麼，它們具有何等的斤兩。

那麼，讓我們來談談事實罷。這些事實表明了：美國、英國和某些其他國家——無需乎把他們全部一一列舉出來——的反動集團正準備着新戰爭。在這方面美國的統治人士起了主要作用，他們公開地支持新戰爭的準備，這不僅表現在宣傳方面，而且更表現在軍事預算的激增，表現在軍備競賽，表現在具有準備戰爭的特定目的的各基地的部署，表現在組織具有實現戰爭的特定目的的集團方面。

我們有些什麼事實呢？請聽吧。

一九四五年九月間，美國海軍部副部長韓塞爾，在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陳述該部的見解

稱：美國必須確保獲得環繞太平洋的龐大的戰後海軍基地的環帶，包括從前屬於英國的基地在內。而且真的，根據至今還不會有人否認過的可靠資料，在全部戰爭過程中，美國在太平洋戰場構築了各種大小和各種類型的基地共二百五十六處，在大西洋戰場構築了陸軍，海軍和空軍基地二百廿八處，這就是總共有四百八十四處基地。自從那時以來，這些基地的數目又增加了。

在一九四八年十月間，倫敦方面曾發表公報，證實英國境內有美國超級「飛行堡壘」的永久基地，在這些基地上駐有九十架美國超級「B二九」型「飛行堡壘」，共分為三個戰略轟炸機隊。美國前空軍司令斯巴茨將軍那時為的打算唬嚇一下神經衰弱的人，曾誇口說：這九十架美國轟炸機，發揮出原子火力的威勢來，足以抵得上一萬九千八百架超級「飛行堡壘」！

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就是最近，「紐約時報」會刊一則電訊稱：英國政府經過廿四小時的嚴重考慮後，已終於在十一月三日同意接受美國的提議，將七十架美國「B二九」型轟炸機運交英國。這些轟炸機不久就將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的條款規定，作為軍事援助方案的一部份，送到英國去了。「紐約時報」指出：英國政府經過冗長討論後才採取上述決定，在討論過程中，參加討論的皇家空軍的高級軍官、航空部和內閣國防委員會的官員們對於接受美國這些飛機的是否得策，意見頗不一致。

這些不能辯駁的事實說明了什麼呢？首先，它們說明了英國對自己沒有信心，她承認她的軍事上的弱點，她把國家的命運交給美國武裝力量的手裏，因此也就是交給了指揮這些武裝力量的人們的手裏。不但如此，這證明了規模浩大的陸空軍的力量已經集中在英國，而英國已經變成了美國的軍事基地，從那裏就容易到達進攻的目標了。在這個問題上打算的是什麼呢？一萬九千八百架轟炸機（發揮原子火力的）是打算進攻什麼國家呢？進攻誰啊？法國嗎？比利時嗎？盧森堡嗎？西德嗎？瑞典嗎？挪威嗎？到底打算進攻誰啊？你們沉默了，你們用你們的沉默答覆這一切了！奧斯汀、麥克奈爾、和他們其他絕大多數的朋友們——北大西洋公約的會員國家——所發表一切演說都是必要的，因為這些演說可以把準備進攻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說成爲合理的事情，美國在其他國家的領土上建立它的基地，這些國家包括了英國在內，而同時却在指責蘇聯準備武裝進攻。這是說明了建立軍事基地的國家不準備進攻，而不建立軍事基地的國家，倒在準備進攻了！可是人總是不能赤手空拳去打仗呀！正在武裝的人們都是愛好和平的人們，他們都是和平的創造者；要求裁減軍備的人們，要求締結鞏固和平公約的人們，這些人反而都是真正的侵略者了！然而你們覺得有人會相信這種邏輯嗎？你們覺得這種邏輯會說服任何一個人相信任何一件事情嗎？

我們再繼續說下去。在一九四八年，「紐約時報」發表了尼科西亞（塞浦路斯島）的通訊，說塞浦路斯島正在被英美兩國人變成一個重要的戰略根據地，據這一篇通訊的記者說：

這一個戰略根據地必需變成反對蘇聯擴張的一個支點。這就意味着塞浦路斯島已經被包括在進攻蘇聯的體系以內了。

『紐約時報』的記者同時報導說：雖然塞浦路斯島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是目前正在擬定計劃，把塞浦路斯變成反蘇的堡壘，放在英美兩國共同管制之下，或者不如說放在美國管制之下。

全世界人士都知道，美國參議員兵役委員會主席參議員格爾尼，曾經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和佛朗哥會晤。『每日郵報』駐馬德里記者報導說：爲了給與美國軍事基地，佛朗哥要求准許西班牙加入聯合國，並且要求把給與馬歇爾化各國的一切利益也同樣給與西班牙。

我們所以延緩若干新國家加入聯合國的理由，現在當然大家都很清楚了。理由是：英美兩國企圖用一切方法首先把葡萄牙、西班牙等國拉入聯合國來，我們不妨坦白說：它們如果加入聯合國，對聯合國將沒有絲毫的益處。重要的還不是這一點，重要的是在全世界國家的背後做買賣。買賣是：『給我們軍事基地，我們將准許你們加入聯合國』。

據美國報紙的消息，國務部現正設法從佛朗哥手裏得到使用加的斯、喀他基那、瓦倫西亞、巴塞羅納、和赫爾瓦等港口的權利，擴充現有的軍用飛機場的權利，建築新飛機場的權利，特別是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在高原地方，在國家的內地，在達魯尼亞和亞拉崗尼亞等地。該報坦白指出，美國還關心另外一個巴利阿里羣島，想把它掌握在美國武裝力量的手

裏。

據可靠的消息：早在一九四七年，美國就和西班牙簽訂了一個秘密的協定，根據這一協定美國有權在西班牙的領土上建立十三處軍事基地。在『世界大勢報導』月報上也發表了類似的消息，該項報導說：美國同時在葡萄牙也成立了協定，得到在葡萄牙本部建立七個基地和在葡萄牙殖民地建立五個基地的權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聯合社發表消息說：美國正在擬訂計劃，要在北極的心臟建立前進的空军基地，並說明了美國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這證明了：它需要這樣做的緣故，是因爲飛機在橫渡北極作戰的期間可以在那裏補充燃料。能不能請你們告訴我，橫渡北極作戰是針對着什麼國家呢？是針對着瑞典、挪威、丹麥、冰島嗎？橫渡北極——這些行動對什麼國家有效呢？對於作戰，這種龐大的行動是必要的：如所週知，軍事基地、數百架飛機、原子彈等，這些便是美國黷武主義者們最後的希望。

有人否認這個聯合社的報導嗎？這個報導上說：他們編輯們碰巧得到美國空军部消息，美國空军部關於在邁因州的里姆斯騰地方建立重轟炸機基地的計劃和預算，該項消息說，典型的北極作戰行動，需要從美國空军基地起飛的飛機在北加拿大、格林蘭，甚至北極的冰地上補充燃料。我們可以舉出許多別的事實來，證明不安的情緒是有充分的理由的，證明關於用各種和平的和愛好和平的辭句做幌子而準備新戰爭的說法，是有充分理由的。

最後，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向全世界的輿論界說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爲反抗希特勒德國和軍國主義的日本而建立上述的軍事基地，爲什麼現今還保留下去。爲什麼不但把它們保留下去，並且還組織新基地？這些基地是打算對什麼人的？這些基地負着什麼和平的任務嗎？

應該承認，直到現在，我們或者任何一個人，都沒有得到美國對這些問題或者對其中任何一個問題的明白的答覆。

我們不能把我們從美國代表們——文的和武的，以前和現在的參議員們嘴裏所聽到的演說，作爲對這些問題的一個答覆。你們知道嗎？這些演說中說到軍事的真空地帶必須充實起來，因爲物理學定律說自然是憎恨真空的。這些演說中說到需要互助、防禦，而人人都知道沒有人打算進攻美國，或者打算進攻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的其它國家，因此它們不需要防禦任何一個國家。

### (三) 北大西洋聯盟——侵略工具而非和平工具

奧斯汀在這裏竭力想使我們相信美國推行愛好和平的政策。他在他的演講中引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聲明來作證明，據他說，北大西洋公約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實現聯合國的首要目標，即和平與安全的維持。

奧斯汀還引用了這個聲明中的那一段，其中說：北大西洋聯盟是只限於反對戰爭本身的一種聯盟。他引證這段話時，還說到（我引用他的話），美國的政策，專以通過聯合國來確保國際和平與安全爲目的，而使武裝力量除了爲共同利益使用外，不被濫用於別的方面。奧斯汀還進一步斷言，美國力求使武裝力量屬於聯合國，像憲章中所規定的。

奧斯汀大言不慚的說，美國的外交政策是愛好和平的政策、是反對戰爭和軍事賭博的政策，是以鞏固和平爲目的的政策，而這就是他向我們保證的。

這與實際情況相符嗎？不，就因爲這個緣故，那是不相符的。我用奧斯汀先生本人的論據來說，他曾告訴我們，因爲聯合國憲章已經包括了加強和平的義務，因此不需要再締結五國加強和平公約。但是，你既然認爲憲章中規定的這些義務是存在的，爲什麼仍舊簽訂了北大西洋公約呢？難道這還不清楚嗎？這樣的論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如果說，儘管有聯合國存在着，而聯合國這個組織是由五十九個國家組成的，依然可能有一個北大西洋公約，即使說是具有最最愛好和平的目的，也只是十二個國家的公約，那麼，爲什麼就不可能有五國公約呢？爲什麼要認爲這是違反聯合國原則呢？我必須聲明，關於北大西洋公約具有和平目的的一切談話，都不值一駁，關於硬說北大西洋公約是通過聯合國爲共同利益服務的話，也都不值一駁。這些話與實際情況不符合，因爲聯合國並未同意建立北大西洋聯盟。你們組織了沒有我們參與、沒有許多其他國家參與的這個聯盟，而這是當

然有其充分理由的。因為這個聯盟正是針對着我們的。

奧斯汀拍着胸膛，硬說一切都是爲了和平，並且只爲了和平，又說北大西洋公約絕對不追求任何軍事目標，並引證事實，說蘇聯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也締有公約。

但是這些公約是爲的防止將來可能有的德國的侵害，而這種侵略在將來對於我們也仍將是實在的危險和威脅，因爲特別由於美國、英國在德國西部佔領區中的政策，德國的贖武主義，至今猶未消滅。不但這樣，它還受到鼓勵。西德正變成了這個北大西洋公約的未來參加者，而其結果勢將成爲可能對其他國家、對蘇聯及其友邦實行進攻時的橋頭堡。

如果說北大西洋公約是爲了和平的，那末，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何必要阻撓擬訂成立聯合國武裝力量的步驟呢？爲什麼積四年之久，我們還不能就聯合國武裝力量部隊問題達成諒解，就武裝力量組織的素質與數量上的原則達成諒解呢？

如果說：美國政策是像你所認定的，真是以通過聯合國來確保和平與安全爲目的，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又如何可能在聯合國之外，甚至在與聯合國競爭的氣氛中，成立像北大西洋聯盟這種組織呢？在這兒出席的五十九個國家之中，有十二個國家是參加了這個聯盟的，除了這一點以外，聯合國和北大西洋聯盟有什麼關係呢？奧斯汀先生，你有什麼權利來說：北大西洋聯盟是通過聯合國，並是使聯合國的武裝力量除了爲共同利益使用外，不作其



他用途而成立的呢？當運用北大西洋聯盟的武裝力量時，它們是爲了誰的「共同利益」而加以運用呢？這些「共同的利益」將是誰的利益呢？十二個國家參加了這個聯盟，五十九個國家參加了聯合國，而且還有十來個其他可能參加聯合國組織的國家依然在這個組織的外邊。由這十二個國家指揮的、或者更確切些說：由操縱這一切事情的一個國家——美國——來指揮的武裝力量，將爲了誰的「共同利益」而加以運用呢？單是這一點就足以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美國的政策，是追求着與奧斯汀先生在此地所說的完全不同的目的的，讓我們在這兒說一句，是追求着由指揮美國軍事事宜的，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布萊得雷和約翰遜及其他等人更有威風地、更具有權威地說起過的那些目的的。

#### （四）代替國際管制的是美國的優越權

奧斯汀不滿意蘇聯提案中的第二項，這項論到禁止原子武器和由國際實行禁止的實際措施。

此刻變成了真正詩人的奧斯汀先生，他在這個問題上說些什麼呢？他說：這一項裏動人的句子聽起來是多麼甜蜜；這是被荆棘環繞着的人造的樹枝；最後，這是關於和平的堂皇的言論，而聽起來像是戰事一般。這不是參議員所想出來的話，而是真正的詩人啊！然而除此以外，關於第二項的本質他說了一些什麼呢？我敢說，如果人們拋棄這一切口頭上的裝飾，